

贾平凹作品集



浮躁



春风文艺出版社



贾平凹作品集

浮躁

I247.5
10395

春风文艺出版社

© 贾平凹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躁/贾平凹著.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06.4
(贾平凹作品集)
ISBN 7-5313-3055-5

I. 浮… II. 贾…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160859号

浮躁

责任编辑 韩忠良 朱立红

责任校对 白 光

封面设计 耿志远

版式设计 马寄萍

出版发行 春风文艺出版社

社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http://www.chinachunfeng.net>

Email: azhu@vip.sina.com

联系电话 024-23284390

传真 024-23284393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刷 北宁市印刷厂

幅面尺寸 160mm × 235mm

字数 351 千字

印张 20.5 插页 2

印数 1—10 000 册

版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3.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 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有奖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416-6622346

上 卷

1

州河流至两岔镇，两岸多山，山曲水亦曲，曲到极处，便窝出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盆地。镇街在河的北岸，长虫的尻子，没深没浅地，长，且七折八折全乱了规矩。屋舍皆高瘦，却讲究黑漆门面，吊两柄铁打的门环，二道接檐，滚槽瓦当，脊顶耸起白灰勾勒而两角斜斜飞翘，俨然是翼于水上的形势。沿山的那面街房，后墙就蹬在石坎上，低于前墙一丈两丈，甚至就没有了墙，门是嵌在石壁上凿穴而居的，那铁爪草，爬壁藤就缘门脑繁衍，如同雕饰。山崖的某一处，清水沁出，聚坑为潭，镇民们就以打通节关的长竹接流，直穿墙到达锅上，用时将竹竿向里捅捅，不用则抽抽，是山地用自来水最早的地方。背河的这面街房，却故意不连贯，三家五家了隔有一巷，黑幽幽的，将一阶石级直垂河边，日里月里水的波光闪现其上，恍惚间如是铁的环链。在街上走，州河就时显时断，景随步移，如看连环画一样使任何生人来这里都留下无限的新鲜。漫不经心地从一个小巷透视，便显而易见河南岸的不静岗。岗上有寺塔，不可无一，不可有二，直上而成高，三户五户人家错落左右，每一户人家左是一片竹林，右是苍榆，门前有粗壮的木头栽起的篱笆，篱笆上生就无数的木耳，家来宾客了，使用铲子随铲随洗入锅煎炒，屋后则是层层叠叠的墓堆，白灰搪着墓楼，日影里白得生硬，这便是这户人家的列宗列祖了。岗下是一条沟，涌着竹、柳、杨、榆、青桐梧桐的绿，深而不可叵测。神秘得你不知道那里边的世界。但看得见绿荫之中，浮现着隐约的屋顶，是三角的是长方的是斜面的是一组不则不规的几何图形。鸡犬在其间鸣叫，炊烟在那里细长，这就是仙游川，州河上下最大的一处村落。但它的出口却小得出奇，相对的两个



浮躁



石崖，夹出一个石台，直上直下，挂一帘水，终日里风扯得匀匀的，你说是纱也好，你说是雾也好，总是亮亮的，白！州河上的阴阳师戴着一副石头镜揣着一个罗盘，踏勘了方圆百十里地面，后来曾说：仙游川沟口两个石崖，左是青龙，右是白虎，中间石台为门槛，本来是出天子的地方，只可惜处在河南不在河北，若在河北面南那就是“圣地”无疑了。阴阳师的学说或许是对的或许是不对，但仙游川的不同凡响，却是每一个人能感觉到的，他们崇拜着沟口的两个石崖，谁也不敢动那上面的一草一石，以致是野枣刺也长得粗若一握了。静夜子时，墨气沉重，远远的沟脑处的巫岭主峰似乎一直移压河面，流水也黏糊一片，那两个石崖之间的石台上就要常出现两团红光。这是灯笼，忽高忽低往复游动如磷火，前呼一声“回来了——”后应一声“回来了——”招领魂魄，乞求幸运，声声森然可惧。接着就是狗咬，声巨如豹的，彼起此伏，久而不息。这其实不是狗咬，是山上的一种鸟叫，州河上下千百里，这鸟叫“看山狗”，别的地方没有，单这儿有，便被视若熊猫一样珍贵又比熊猫神圣，作各种图案画在门脑上，屋脊上，“天地神君亲”牌位的左右。

一听见“看山狗”叫，河畔的白腊蒿丛里就横出一条船。韩文举醉卧着，看见岸上歪过来的一株柳上，一瓣黄月朦胧，柳枝上的两只斑鸠似睡未睡亦在朦胧。那双手就窸窣而动，咣唧唧在船板上将六枚铜钱一溜儿撒开；火柴划亮，三枚“宝通”朝上。恰火柴又灭了，又划一根，翻开的是一本线装古书，烂得没头没尾，寻一页看了，脑袋放沉，酒臭气中咕哝一句：“今年又要旱了！”

旱是这里特点。天底下的事就是这般怪：天有阴有晴，月有盈有亏，偏不给你囫囵圈的万事圆满；两岔镇方圆的人守着州河万斛的水，多少年里田地总是旱。夏天里，眼瞧着巫岭云没其顶，太阳仍是个火刺猬，蜇得天红地赤，人看一眼眼也蜇疼，十多里外的别的地方都下得汪汪稀汤了，这里就是瞪白眼，“白雨隔犁沟”，就把两岔镇隔得绝情！

不静岗的寺里少不得有了给神灯送油的人，送得多，灯碗里点不了，和尚就拿去炒菜，吃得平日吐口唾沫也有油花。间或这和尚也到船上来，和韩文举喝酒，喝到醉时竟一脸高古，满身神态，口诵谁也听不懂的经文，爬至河边一巨石尖上枯坐如木，一夜保持平衡未有坠下。

这一晚韩文举在船上又喝了酒，于“看山狗”叫声中醒来观了天象，卜了钱卦，知道天还要旱，遂昏昏又复醉去，恍惚间却见一老人冉冉而至，

身長五尺，須髮蒼蒼，腰系松寬皂絛，手執曲木之杖。便大驚，問其何人？那老人回答：“吾上通天機，下察地理，管人間壽命長短，富貴貧窮，若有人誦經念佛，獲福無量。若是不信，病疾死亡，官災牢獄，盜賊相侵，六畜損傷，宅舍不寧，迷夢顛倒，所求不遂，財帛耗散，鬼魅妖精，四處作祟……”韓文舉頓時匍匐在下，叫道：“你是土地神老？！”那老人却倏然而逝。韓文舉也隨之酒醒，想起村人多在寺里燒香送油，却一直冷落了仙游川村后的那座小土地廟，土地神於是來提醒他嗎？便爬起來棄船而去，直腳到了不靜崗上的畫匠家，他要囑咐畫匠明日一早就粉飾土地廟。但是，畫匠已經睡下了，他手才觸到黑漆大門的門環時，突然酒勁又復作，渾身稀軟如泥，倒在階台之上，昏沉直到天明。

土地廟復修起來，與不靜崗寺里一樣香火紅盛，且韓文舉一朋人又差不多用墨針在胸前飾了“看山狗”山鳥的圖形，兩岔鎮的旱情依然沒有根治，一年一年，越發貧窮，鎮上好幾家到了年紀的女子就外嫁給遠遠的外地了，發誓不給這地方的某男人做老婆過糟心光景。

兩岔鎮的窮在商州出了名，但誰也得說這地方好風水，因為這裡的兩個大姓巩家和田家，都產生了極有頭有臉的人物就是明證，而轉入貧窮，也全由於這些大門大戶的昭著人物吸收了精光元氣所致罷了。

先是四十年代，田家是船工，几輩子人在州河混飯，一年遭國民黨抓丁，圍住了白石寨渡口的船，槍子兒蝗蟲也似的飛，田家老七鬼靈醒，跳下船口嚙一節芦苇管呼吸，泅水到下游白腊蒿叢里逃走了，老六則被五花大綁抓去，一去三年，生死不明。第四年，老六突然回轉，身份却是陝北共產黨派回商州的聯絡員，他說他是在抓丁路上逃跑到陝北去的。這位共產黨員，一回到仙游川就秘密組織一幫船工搞武裝。這是一伙活不下去的人，活不下去了就造反，於是，一個沒星沒月的三十夜里摸到白石寨，將保安隊長侯三虎砸死在州河灘上，從此鬧得聲威大震。這時期，巫嶺上有一古堡，落草了一支土匪，山大王就是巩寶山，少年英武，氣盛而善謀略，巩家世代為獵，備受兩岔鎮長欺辱，一把火燒了鎮長家院上的山。山上古堡堅實，持二十三杆“漢陽造”，也守得固若金湯。田老六幾次想收歸巩寶山一塊革命，巩寶山却是不肯，怕被吞并，只求落得自由自在。後，紅軍××××軍由南北上，途經白石寨，才派人上山說轉了巩寶山，待到紅軍××××軍開走，帶去了州河上田家小部分人，大部分和巩家合成一支游擊隊，田老六做了隊長，田老七和巩寶山做了兩個支隊長。這支游擊隊作





战勇敢，以两岔镇为据点，沿州河向白石寨向州城进攻，每到一村就杀地主铲恶霸，一擦黑偷袭炮楼，天明扛回七个八个草捆，草捆里是盒子枪，草捆里还有富人的银元和血淋淋的脑袋。革命红火，州河的船上就有人唱一首歌：“柳叶子长，竹子子青，杀进商州城，一人领一个女学生。”结果，又一次攻打州城时，遭遇了一场恶仗，直打得黑天昏地，田老六就战死了，商州保安司令部发泄仇恨，将人头悬在州城门楼，游击队的势力自此也减了。解放后，田老七任了白石寨兵役局长，巩宝山任了白石寨县委书记，田、巩两家内亲外戚，三朋四友，凡一块背过枪的都大小做了国家事。仙游川遂成了闻名的干部村。

讲起这段历史，州河岸上的人就最早论起仙游川的风水，那时自然还未产生阴阳师的“出天子”的“圣地”之说，但仍考证说此村背靠巫岭，巫岭突兀巉峻，必是出武人之地。村前沟口的两个石崖属巫岭伸展过来的余脉，又呈怀抱状，这是武人群起之势。面临州河，河水不是直冲而来，缓缓的，曲出这般一个环湾，水便是“银水”，不犯煞而盈溢。且河对岸两岔镇依山而筑，势如屏风，不漏不泄，大涵真元，活该干部在这村子聚了窝儿了，但是，仙游川有十个姓氏，同是一村风水，偏偏只荫福了田家、巩家？有人就说人家的祖坟好：田老七的娘死时，家贫如洗，兄弟俩用草席卷了，抬着往后山掘坑埋，行至半坡，席卷葛条断了，就势在那里掘坑下葬；偏这地方恰是风水的正穴。而巩家的老祖也是在山上打猎，正于一土崖下歇息，忽然崖崩，死于其下，巩家亦是贫寒，并未挖寻，只在崩崖下焚化了一堆麻纸罢了。于是，后有许多人，将父母的遗体背上从巫岭出发，循脉向寻找“龙居”。各家都在寻，各家寻的地点不一，但终没有后辈出什么了不得的角色；父袭爷职，儿袭父职，只是世代农民，鞭杆戳牛的尻子，恨天，怨地，巩家田家人骂不得，倒日娘捣老子的把牛骂得有板有眼。

五十年代，这里便出了个小子金狗。

金狗，不静岗的土著，在州河里独立撑排时十六岁，将三张排用葛条连了过青泥滩漂忽如蛟龙。其祖天彪，清末白石寨船帮会馆主，因与朝廷驻寨厘金局作对，被五马分尸在两岔镇。自此代代不在州河弄船。金狗母身孕时，在州河板桥上淘米，传说被水鬼拉入水中，村人闻讯赶来，母已死，米筛里有一婴儿，随母尸在桥墩下回水区漂浮；人将婴儿捞起，母尸沉，打捞四十里未见踪影。

金狗生世奇特，其父以为有鬼祟，欲送寺里做佛徒，一生赎罪修行。



韩文举跑来，察看婴儿前胸有一青痣，形如他胸前墨针的“看山狗”图案，遂大叫此生命是“看山狗”所变，自有抗邪之气，不必送到寺里，又提议孩子起名一定要用“狗”字。结果查阅家谱，这一辈是金字号，便从此叫了金狗。

金狗自幼水性好，每与村中孩子在河边玩水，能从两丈高的河崖上往下跳。不静岗人家少，姓杂，弄不起一条船，连小鳊子船也没有。金狗就到仙游川村渡口上混，赖在韩文举的船上一边替人家刮芋头皮，一边缠着要随人家闯荆紫关，被人臭骂，一篙打落水中。金狗在水中半时不露头，韩文举慌了，叫道：“不好了，这孩子要淹死了！”七八个汉子跳下河去摸。斜对岸的水里就冒出金狗，嬉皮笑脸锐叫：“我在这儿！”仙游川的人以为奇，再不敢小觑他。后来，韩文举要带他行船荆紫关，人已经坐在鸭稍船舱里了，金狗爹跑来用腰带缚了他的双手拉走。金狗爹个矮，是个画匠，为人忠厚，对儿子却严肃。当时正在仙游川田家祠堂的大梁上画《王祥卧冰》，闻知金狗走州河，将田家族长送他的一瓶烧酒提给韩文举，拱拱手，道一番谢意；金狗就再没能在船上生活。自后，被爹一双眼睛盯死，只好帮爹研墨，调朱砂，和金粉，竟也慢慢学会蓝土合缝，白粉勾线，涂云笔，描万字纹，连“看山狗”鸟的图案也能画了。

田家的祠堂修得堂皇，田家的人越来越繁，分家立户，盖大院房子。金狗父子也就有了营生。脚手架上，爹是一个四脚虫，骑在椽上，双脚交叉，努力着平衡，画笔就吸饱各色颜料，画一笔，在嘴上皴皴，再画一笔，再皴皴，嘴唇上便滑稽可笑，吐一口唾沫也五颜六色。金狗在架下配料，配一碗了，就攀梯子送上去。田家的人在一旁说：“金狗，你知道‘四脏’吗？”

金狗说：“四欢我知道，‘风中旗，浪里鱼，十八岁的女子叫槽驴！’四脏不晓得。”

田家人说：“我告诉你，‘秃子头，连疮腿，婆娘×，画匠嘴！’”

金狗一声恨叫，将颜料碗从梯子上摔在墙上。这一惊，矮子画匠从架上掉下来，从此落个左腿瘸跛，身子越发短矮，任何路面都走着高低不平。

金狗再不跟爹去画画，一个人赌气到渡口上玩。渡口上有州河水，活活地流；有韩文举，自斟自饮喝醉了还让金狗喝；有韩文举的侄女小水，和他争辩太阳落河时是一个太阳呢，还是一个太阳变成两个太阳？爹喊他也喊不回。这一年腊月三十日夜，天上没有月亮，田家巩家的花门楼上，家家都挂竹筐般两个红灯笼，光亮就印在河面，拉得长长的。金狗和小水



坐在渡船上，挺眼馋。小水说：“瞧人家的灯最大！”金狗说：“那大什么，我要点比他们大的灯！”回家偷了爹买回的贴窗纸，糊了一顶大烟灯，拿在田家巩家门口放。烟灯升天，果然明亮，就大呼小叫与人家孩子比灯大灯高。矮子画匠听见了，过来不要他狂，他偏更锐声喊，爹就打了他一个耳光。这一耳光金狗就给爹记下了，不理爹，恨爹，夜里跑到渡船上，要与韩文举和小水睡一个被窝。大年初一早晨回家，爹拿出一角磕头钱给他，他不要也不给爹磕头。

“文革”二年，州河岸不平静。黑天白日，从省城、州城来的人到白石寨，白石寨的人又来仙游川，又去公社所在的两岔镇，后来文攻武卫，互相残杀，乱得像闹土匪。砸屋脊上的五禽六兽，批各阶层的牛鬼蛇神。金狗爹已不能再做手艺，金狗也从中学辍课回来，父子俩惊惊惶惶在家过日子。爹最担心金狗，怕他惹事，掩了门说：“金狗，世道乱了，咱不能惹了外人，也别让外人惹了咱。人家这个观点，那个观点，咱什么观点都要不得。”

金狗歪着头，虎虎地望着爹说：“毛主席说‘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我听谁的？”

爹说：“听我的，我是你爹！”

金狗说：“那不听毛主席的？”

爹吓得脸色煞白，开门在外望了一回，反身将金狗压在炕沿上一顿饱打。这一顿打得厉害，金狗再不敢多言多语。夏季遭了大旱，坡地没收，河畔的水稻又逢了虫害，秋后父子就日日上山，挑野菜，挖老鸦蒜水拔了毒吃。人活得万般恹惶。

一日，久旱落雨，州河发了黄汤洪水，沿岸的人都去河里捞浮柴，捞上游山里冲下来的南瓜、萝卜；金狗怂恿着爹也去捞。父子俩到了河边，人都占了有利地势，金狗说：“爹，咱到锥子岩下去！”锥子岩在仙游川下三里地，岩头突出，下临回水潭，不涨水时也深到两丈，幽幽漆黑。此时吃水线上升了六尺，白沫堆起一尺余厚，果然好多柴草、树枝浮在那里。矮子画匠连连摆手不让下水，金狗已剥了衣服，一丝不挂，抓污泥涂了下身，冲一泡热尿，接住喝了一口，掬两把搓揉在肚皮上；爹一把没拉住，早溜下水去。将一堆枯柴拉到岩下，又去拖一根栲木树桩，恰当时岩上正过一支队伍。队伍是武斗的，从两岔镇来，皆拿有铁棍榔头，凶神恶煞地吓人。画匠在岩下远远瞄见，浑身发抖，急呼金狗过来，两人匿身岩下石缝，不敢弄出响动。队伍站至岩头，影子落在水面，恍惚如鬼，议论起回

水潭的深浅。一个说：“这狗日的拉到白石寨也不会老实交代，就让他带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一个就说：“别浪费了一颗子弹！”接着就骂起来，似乎又动了手脚，乱七八糟里，有一种凄惨的呻吟。后来有人呼叫队长，说：“昨日夜里在西线打了一夜，咱那边死了三个战友。他们能杀咱一个，咱就敢杀他两个，把这狗日的处治了吧！”被问的人说：“你们看着办吧。拉远一些，别让仙游川田家的人看见了。”几个声音回应：“看不见的，咱给他下饺子。”水面上的人影就一阵乱动，一件东西抛下来。金狗看时，那东西在水面砸起很高的水柱，似乎还停了一下，是一个鼓鼓的扎了口的麻袋；一时沉不下去，即刻一个打旋，悠悠坠没。岩上的人全站在岩头，看水面泛泡沫，说：“朝河里唾几口吧，别让他阴魂再追上咱！”呸，呸，呸，一阵唾声，就嘻嘻哈哈走了。水面上的人影一消失，金狗就跳起来，看爹时，爹大睁着眼，无知无觉。说道：“爹，我去看看，那麻袋里装的什么？”一个猫子没下水去。水底里摸到那个麻袋，踹踹，肉肉的，软，不知装的是人是兽。拎起来特别轻。金狗往上浮，先暗得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朦朦胧胧有些微光亮，却怎么也浮不出水面。心想一定是遇上鬼了，暗中骂道：“死鬼，我捞你尸首上去，你倒要找替身托生？”头就碰在硬硬的东西上，胳膊像是挨牙咬一般疼。金狗才蓦地明白浮柴积在水面，厚得冲不开，就将麻袋口的绳子缚在脚上，身子平行，双手奋力向一边划动，终从岩脚的清水里浮出来。麻袋拉出水来，沉重了十多倍，才到岩石下，金狗爹失声叫道：“你怎么把麻袋捞上来？”

金狗说：“我看里边装的啥？”

爹说：“还能有啥？七星峡打仗，一次下六个饺子，身上都背个磨扇哩！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人既然死了，掀下水咱们快走吧。”

金狗却将麻袋打开，提角儿一倒，骨碌碌滚出一个人来，是田中正！田中正是田老六的外甥，任两岔镇公社副社长。矮子画匠先前与田姓一家人为自留地畔争吵，田中正偏向过本族人，硬判他不是，惹得他一身是口，冤不能诉，背地里只是咒骂：呸，身为副社长，明镜不能高悬，枉做政府官员，矮子的好恶当然不能左右田中正的官运，但从此是大大地敬而远之了。现在田中正被人下了饺子，惨是够惨的，但人已死，奈何不得，就要逃离是非之地。一边掉头走，一边说：“冤有头，债有主，谁害死你你找谁去，我们捞你一个尸首，也是尽了乡邻情分，怪不得我们没送你回家了！”

金狗却在后边喊：“爹，他还活着！”



矮子一时骇绝，趑趄返来，手在田中正的鼻下试了，果然有一丝热气。父子俩解了绳索，掐了人中，活动手臂，揉搓胸口，田中正阴里回阳，气息渐盛，哇哇向外吐水。金狗就抓了双腿，倒提着抖动，泥水又吐得一地，田中正的一双小眼睛睁开了。

田中正正在锥子岩下躲了一天，半夜子时，由家人悄悄背回去，神不知鬼不觉。三天后，白石寨又一场武斗，双方死了许多人，且到处传说田中正也死了。家人就将计就计，在锥子岩下的州河里祀烧酒，撒阴钱，于一口白桐木棺具装了死者生前的衣服下葬了。下葬那天，村人都站着看，孝子婆娘穿了拖地的麻衣，头上缠了孝巾，一直遮过面颊，哭得长一声短一声的恹惶。就在这婆娘揭了孝巾稍稍向旁边一瞥，瞥见了远处目瞪口呆的金狗，哭声一住，立即又撕肠裂肚地号啕，低声却催抬棺人急步去了墓地。

这天夜里，金狗和爹已经睡下，门被人轻轻敲响，进来的是田中正的老婆。这女人让点了灯，却用被单蒙了窗子，从怀里掏出三百元来，放在炕席上。说：“画匠大哥，金狗贤侄，我家掌柜的事多亏了你们！现在外边都知道他死了，能不能保住日后的安闲，也就只有你们和我家了！”

金狗当下黑封了脸，说：“你小看人，能救他出来，就不会再害他死去！”立眉竖眼的好像受了侮辱。

田中正的老婆一脸尴尬，忙千解释万表白息事宁人，矮子就将钱塞给她，让给田中正回话：金狗父子不是这一派，也不是那一派，一张嘴除了寻着吃，不会说三道四；救人的事，往后一笔了了，我们不会记着曾经救过一个人，田中正也不要记着曾经被人救过。

又一年，武斗平息，社会上收缴枪支械具，田中正突然出现。他整整在家中地窖里藏了十多个月，头发全然灰白，脸也嫩白如妇人。两岔镇的人大哗，问其怎的死去复活？田中正笑而不宣，金狗和爹也绝口不提。后，天下平静，田中正又官复原位，已经从学校毕业返乡的金狗依然是金狗，上山砍柴割草，下河摸鱼捉鳖，爹拗不过，开始了摆船撑排，见了田中正，有话则说，无话则避，不卑不亢，刚正独立。

一日，金狗正在船上和韩文举用火烧白条子鱼吃，田中正穿得新鲜要往公社去，一上船问金狗：“你爹好？”

金狗说：“好。”

田中正将一盒锡纸香烟掰开，撂给金狗一支，韩文举一支。金狗把自己的一支别在韩伯的耳朵上。韩文举一边让着烧好的鱼，一边说：“社长

的头发怎么又黑了？”

田中正说：“染的。”

韩文举又说：“怕不是染的！世事就是这样，翻来覆去，颠三倒四，贵人还是吃贵物，崽娃子到底吃啥。大难不死，必是有后福的！”

田中正不为鱼肉所馋，也不为奉承所感，眼睛一直瞅着金狗，又问：“金狗今年多大了？”

金狗说：“十六。”

田中正说：“十六了懂得媳妇了，你爹给你定下谁家女子？”

金狗摇头，一篙点在岸上的石头，船嗦嗦地顺一条铁丝溜到河心。正是黄昏，太阳在河下游的水里将坠，水和天的交界处，上边一个红的圆圈，下边一个红的圆圈，连结成耀眼的八字。

金狗说：“哎呀，世上真有两个太阳哩！”

三年后的冬天，金狗应征参了军。金狗盼望有仗打，他不怕死，可以去当英雄；但驻军在甘肃天水，一呆五年，先是当小班长，后到营里当通讯干事。和平年代没仗打，谋算报考军事学院，将来做个威风的军官；复习了许多功课。但是，逢上裁军，这一年就复员了，五年前从州河出去逛了许多世面，五年后又回到州河。

州河现在却不是往昔的模样了。

州志上记载：州河源于秦岭南坡羊家沟，一棵枯树下冒了一个泉眼，指头般粗细。但正因为流动是河的出路和前途，这股水并没有干涸，一路汇聚而下，竟经过陕、豫、鄂三省，于湖北均县入汉江时已浩浩淼淼，不可一世。这千百华里的水路，自明清时，由襄樊到州城就通商船，但往后沧桑变化，河水愈来愈小，河岸上的长坪官路越拓越宽，商船就渐渐消失。金狗五年前走时，河里只有梭子船，老鸭船，鸭稍船，小鳅子，数年里上游植树造林，又修了无数大小水库，流量顿减，荆紫关的鸭稍船行到白石寨就再不上驶了。仙游川村前的渡口上唯有韩文举还守着那只船，日日摆过去，渡过来，别的船都搁在河崖下的干滩上，风吹日晒，裂成碎片，钉子也被孩子们扒去卖作废铜烂铁了。

州河两岸的人大致结束了水上的生活，重新分得土地，就专注伺弄庄稼。难得几年的风调雨顺，五谷有收，温饱已经保障，这正是数百年间最安生平和的光景。

金狗爹已经很老了，身子越发矮矮；不静岗上的寺院，“文革”中摧





毁的佛堂重新修起，塑了神像；他又趴在大梁上用五彩的笔涂色绘画。画是拙劣的，但态度十分庄重，每每画到困处，痴眼看一看大梁下心平气和端庄威严的佛爷，心里就祈祷：佛爷大慈大悲，我为你添色着彩，你也该保佑金狗成家立业才是！

金狗却仍是一条光棍。

别人为金狗急，金狗却不急。金狗急的是没钱花。温饱解决之后，人就想着奢侈，年轻人都学会吸烟，喝酒，买书看，交朋结友。金狗的活动范围已不在不静岗，仙游川、两岔镇的哥儿们多，整夜走动，吃喝聊天，说到米面光景，说到赚钱发财，竟甚至扯到国家的事，联合国的事，动不动三天两头到白石寨去，到州城里去，庄稼也不在心上精细了。这现象以至形成风潮，波及到州河沿岸许多村子。渡口上的韩文举就烟锅敲着金狗的脑门，说：“金狗，你这小子，把一帮人心都搅野了！”

金狗说：“韩伯老了，过不了几天了，让我们也过几十年穷日子吗？”

韩文举说：“没良心的东西，这日子还穷吗？我们当年下船到荆紫关那阵……”

金狗就说：“我知道，你那钱全丢给荆紫关木楼上的白脸脸了。你何苦哩，落得现在没个婢娘给你暖脚！”

韩文举并不恼，偏过头看船下的水，水活活地流，一个旋涡套一个旋涡的。想起当年的生活，还想起那个大奶子白脸脸，就呵呵地笑。

一抬头，岸上走来一个女子，轻手软腿的。太阳正照在她的脸上，金狗觉得天上的太阳已不存在，那脸是一盘肉太阳，这太阳有鼻子眼睛的让人亲近。韩文举就嚷：“小水，快来帮伯骂金狗，这坏狗张嘴咬人哩！”

小水上了船，将饭罐给伯揭了，是白菜豆腐面，一青二白的，果然说：“金狗叔还当过兵，欺负老人？！”

金狗只是嘿嘿笑，看着小水替伯渡船，一双白细细的手攀着河上的铁丝拉，手腕子上一双镯子就叮叮作响。说道：“小水，白石寨的女子都戴手表，你还戴那镯子！”

小水说：“金狗叔嫌我落后，金狗叔给侄女买一块表来！”

说罢，自个就轻轻笑了。

金狗是逗着小水说出“金狗叔”这三个字的，小水一口一个金狗叔，金狗心里也受活得要笑。小水爹出生的时候，正在“犯月”，小水的奶让人卜卦，说是要一生平安，必认干亲。认亲的风俗是出世的第二天，一早，

抱婴儿出门，第一个逢上谁谁就是干爹干娘。恰这日金狗爹四岁，清早出门撵一只狗跑，迎面碰上了韩家认亲的人；金狗爹就一生做了小水爹的干爹。小水爹娘死得早，晚一辈里，小水还得叫金狗是叔。金狗是巴儿狗站在粪堆上，看好充了个高便宜。

船到对岸，金狗跳下船。小水睁着一对毛毛眼问：“金狗叔，你这往哪里去？”

金狗看见他正站在她那眼珠里，说：“去白石寨，要我捎买什么东西？”

小水从手腕上卸下镯子，说：“你去找着寨城南街我外爷，让他送镯子到小炉匠那儿给我洗洗。你告知他老人家，过了半月，我去给他拆洗棉衣呀！”

金狗说：“还有啥？”

小水说：“没啦。”

眼一眨，金狗看不见那个小小的他了，手里的一对银镯子，沉甸甸地下坠。小水又笑了笑，抬身回坐到船上去。金狗低头看着那一双脚，脚蹼很高，玲珑如是小兽蹄儿，不卒看的却是那一双白布面圆口鞋。

韩文举却把船从此岸摆到彼岸去了。

2

小水的白鞋，是给小男人穿的。

爹娘死得早，小水就跟伯伯韩文举过活。韩文举能说会道，但性情敏感而胆怯，四十岁前浮浮浪浪错过了几次娶老婆的良机，四十岁后有机会娶老婆了，却没了收拾老婆的力气和心思，就光棍起了一辈子。他爱小水，爱酒，爱船，也爱在船上和来回搭渡的妇女取乐，说谑话。他是靠嘴受活的，这嘴里的话就常常说得格，失了老年人的规矩，于别人，妇女早泼口大骂了，但韩文举失规矩妇人还乐。小水有这样一个伯伯，什么都觉好，就是嫌他浪荡惯了，心粗，一在船上喝酒说话便几天几夜不回家。因此小水从小成熟，像一匹马，没有调就驾辕拉车了。七岁上搭凳子以案上擀面，擀得薄纸一张，伯伯端着一窝丝一碗，高挑着在渡口上吸，没有人不企羡的。别人一夸小水，韩文举就张狂，邀了人家来喝酒，他又见酒便醉，反害得小水三更半夜打灯笼到酒场接扶他。金狗当兵那年，夜里穿着新军装到韩家话别，韩文举又拿了酒来喝，金狗没喝醉，他却先躺倒了。金狗也有些头重脚轻，让小水欣赏他的军装，说：“小水，叔要走了，一去几年



不回来，你给叔再擀两碗长条面吃吧！”

小水说：“金狗叔去大世界，人参燕窝什么吃不得，还看得上面条子？”

金狗说：“吃了你的长条面，叔走到天尽头，就会想起你！”

小水说：“你还能想到小水呀，你一展翅膀怕再不回仙游川了！”

金狗说：“金狗不是没心狼！”

小水偏说：“我就不擀！”

话是这般说，却去舀面调和搓揉，搓揉了四四一十六遍，面“醒”得软软的，筋；却真的没给金狗吃长条子面，一颗一颗包了一箩底饺子，竟也在一颗饺子里包上一枚硬币。说：“出远门不能吃长面，长面拉魂，会走得心不宁哩。吃饺子，囫囵囵的保你出外周全，将来真干出事来也好和人家田家巩家的娃们子一样！”

金狗喜欢了，却说：“田家巩家……哼，我倒不在眼里搁！你瞧着吧，我要穿就穿皮袄，不穿就光身子！”

小水说：“金狗叔有志气；你要能吃到那枚硬币，这话便会灵验的！”

这一顿金狗吃了三碗饺子，但没吃出硬币来；夹了一个饺子让小水尝，没想小水就把硬币吃在嘴里了。

金狗一走，小水少了个说话的人，韩文举也没个跑小脚路买酒的人，日子寡了许多味。韩文举也就自那阵起，相好了不静岗寺里的和尚。这和尚学问深，熟知佛家经典，亦懂得人情世故、测字算卦，见韩文举有文墨，便教授了《六十四卦金钱课》观星座卜气象。韩文举掌握了此术，却越发与搭渡的妇女说浪话，察言观色，用六枚“宝通”铜钱推掐善恶凶吉、流年运气，嘻嘻哈哈打发自己的日子。这期间，小水在寂寞里悄悄发育，滚圆了肩膀，白皙了脖颈，胸部臀部显出曲线，人才十分的排场。

一日，小水提了饭罐到船上来，让伯伯于阴凉里用膳，自个便把船摆进白腊草丛下给老人搓洗衣裳。白腊草已经扬花，飘一种红红的粉，煞是好看；就听见岸头有人喊摆渡，声极尖锐。小水摇船过去，摆渡的是田中正的侄女，艳阳里，妖妖地笑出两排细碎白牙。

小水欢声大叫：“哎呀，是英英呀！收拾得好俊气！”

英英说：“真的俊气吗？怎不见路上男人家抢我？！抢去了也好，我是张口货，他得管我一天三顿好吃的，吃了人参想燕窝，还要吃他娘的心，看他肯不肯！”

小水就笑骂英英太“造孽”，拉着上船，伸手拧她那张薄薄的嘴，然后



问：“是去白石寨吗，那里男人多，一见你真会把你吃了！”

英英说：“吓，你还算是老同学哩，这么不关心人！我这是到镇上商店去上班呀！你不知道吗？”

小水真的不知道，当下就被激情所奋，说：“你有工作啦？！”

英英说：“农业社里再呆下去，我真是要疯了呢！虽说在商店工作不算好工作，可好赖是坐到凉房下边了！你日后要扯什么紧俏布，你來找我，别人不行，你来还不走个后门吗？小水，你瞧瞧，我这件上衣怎么样？”

小水说：“有些艳乍了。”

英英说：“要艳乍，衣服就是给外人眼睛穿的嘛，要不谁注意呀？你也来一件吧！”说着就脱下上衣来让小水试。

小水试穿了，一切合适。站在船头往水里一看，却忙脱下来，说：“我可穿不出去，你是工作人了，我是农民呀。”

两人说着许多亲热话，船到了对岸，英英下来往镇子去了，小水直看着她走上河街小巷，忽然间眼皮低下来，心里觉得空空的慌。默默将船摆过来，伯伯已吃好了饭，上船问道：“英英成工作人了？”

小水说：“嗯。”

韩文举说：“这田家，老少都不种庄稼了！”

小水并没有接伯伯的话，太阳下觉得身子很懒，就坐在船头看远处的河面。河面上升一层蓝雾，像火焰一样，且由近渐渐及远，末了在虚无缥缈之际，水波光影，似乎潮一样向船头泛来，其景灿烂。但每一次泛来，每一次仍留在原处。

船那边长长的一声叹息，韩文举从舱里又取了酒来喝。突然说：“世事怎么说得清呢，我上学的那阵，田老七和我在一个班里，他学的什么？每一次考试都不及格，先生用板子打他手，都打肿了！说：‘竖子不可教也！’他就跑去耍枪杆打游击，我们还笑人家没个出息……可现在，咱是个船夫，人家门里……”

小水说：“烦死了，伯伯！这话你不知说过多少次了？！”

韩文举就噤了口，只是喝酒。末了还叫小水也来喝一口，小水未应，反身坐到船舱后去，再不理伯伯。

韩文举突然感觉到自己对不住小水了，踉踉地过来，靠小水坐下。说：“小水，你不喝，我也不喝了。伯伯知道我窝囊，没能让小水和人家一样。可伯伯有什么办法？伯伯将来为小水寻个好家，日子一定要不比她英英差的！”



一团白腊蒿花绒悠悠飘落在小水的辫子上，红红的，像一朵小云彩。小水动手去捉，花绒却浮起来，手一离开，遂又附落。小水掉下了一颗大而亮的眼泪。小水是忌恨了韩文举伯伯吗，是嫉妒了同学英英吗，小水似乎不是，只觉得心空，有些不自在。现在，倒惹了伯伯伤心。小水就有些可怜伯伯了！她站起来，还笑了笑，说：“伯伯，看你想到什么地方去了！咱这不是很好吗，什么日子还不是人过的？我先回去了，今晚上你不要去谁家喝酒，早早回来，我给咱擀了面条子吃！”

日光荏苒，小水长高了，长美了，熟得像一颗软了的火晶蛋柿。任何青春少年都视她是菩萨，又觉她是一只可人的小兽。仙游川巩家的一位干部子弟意中了她，涎脸求人来说媒，韩文举心有些动，告知小水，小水却不悦，说：那家境是好家境，可他的人我瞧不上，花里胡哨的坯子，韩文举也便转了意，恶了那巩家，秋天里把小水订婚在东七里的下洼村。

少年姓孙，属马，比小水小着一岁，个头也没小水高；人却本分实诚。韩文举卜了“六十四卦金钱课”，又请教了不静岗的和尚，认定腊月二十三日结婚。金狗没在，小水请了矮子画匠在两只核桃木陪箱上漆画“连理枝”、“鸳鸯鸟”，又画了“看山狗”，便于二十二日在家“送路”待客，连白石寨铁匠铺的麻子外爷也接来热闹。外爷是个酒鬼，遇着韩文举，喝得各自酩酊大醉。韩文举已经躺下了，外爷还话越说越多，看着小水在窗前对镜用丝线、磁片绞拔额上荒毛“开脸”，就说，“瞧我们小水，银盆大脸，是正宫娘娘的相哩！那孙家倒积了德了，怎么受用得了我小水的福！”

小水羞得一脸红，说：“爷爷，你一喝酒话恁多的！”

麻子说：“你嫌爷爷话多了？赶明日过了门，就难得听爷爷说了！小水，新娘出嫁时都爱哭的，你也哭吗？”

小水说：“爷爷！”果然几颗眼泪就掉下来。

小水也说不上为什么要哭，是舍不得撑船的伯伯吗，是舍不得伯伯撑着的这条船吗，还是害怕那个自己觉得也说不上怎么好、也说不上怎么不好却从此要白日同搅一个饭勺夜晚共枕一个枕头的小男人吗，反正觉得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说出来也没道理的难受，想哭也就哭了。

麻子外爷瞧小水真的哭了，忙过来要劝时，身子却趔趄不稳，样子滑稽，小水破涕为笑，说：“要倒了，要倒了！”话未落，麻子外爷果然就倒下去，醉得不省人事。

二十三日，天高风清。露明，披着红彩带的小女婿便到了门首，跪倒